

民衆基本論

章乃器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728

123

民衆基本論

章乃器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1937

目次

第一章	羣衆的怒吼	一
第二章	覺悟的民衆	八
第三章	有意識有組織的羣衆	二三
第四章	個人主義的救國理論	二七
第五章	民衆救國論	三三
第六章	官辦的民衆組織	二六
第七章	結論	三三

第一章 羣衆的怒吼

在抗日必勝論裏面，我已經說明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，有極大的勝利的把握。現在，我們再討論怎樣可以取得這種勝利。

我們的軍事力量不及日本帝國主義，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。那末，我們究竟憑什麼力量可以戰勝牠呢？

答案是：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，基本的力量是民衆。我們這樣說，並不是漠視了正式軍隊的力量；事實上，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，主要的還靠我們可敬可愛的英勇的將士們。然而，我們的將士所以能用低劣的武器去戰勝武器銳利的敵人，却全靠我們的軍隊能和民衆打成一片。爲甚麼淞滬之戰，我們的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能持久抗戰，連挫敵鋒，而熱河之戰，湯玉麟的部隊却要戰而潰呢？

那就因爲前者以同胞待民衆，把自己當做民衆的一分子，和民衆很密切的打成一片。因此，民衆的熱烈擁護，可以鼓舞將士們的抗敵情緒；民衆的踴躍輸將，可以補充將士們的給養；民衆的嚮導、諜報工作和游擊戰爭，可以增加將士們的戰鬥力量。淞滬戰爭，就因此在歷史上留着光榮的功績。而後者呢，却剛剛相反，湯玉麟的軍隊，一向就把民衆當做被征服者，把自己當做高出於民衆的特殊階級看待的。他們不但不能和民衆打成一片，而且簡直成爲民衆的敵人。所以，一旦敵兵壓境，即使想抵抗，也因爲平時和民衆積怨太深，軍民雙方互相猜疑、互相敵視的結果，不是軍隊最後大掠一次，潰散了事，便是民衆先起來襲擊軍隊，使之不戰而潰。熱河戰役中這一段痛心歷史，主張抗日的人都總不會忘記的吧？

在這裏，我們還得指出：熱河的民衆和淞滬的民衆比較起來，文化水準和組織訓練也差得很遠。正因爲有這樣落後的民衆，所以平時才會容留這樣的軍隊，

而戰時依然不能很好的推動這種軍隊，使之轉變爲抗敵的力量。因此，我們還得明白：爲求軍隊和民衆打成一片，我們不但要有覺悟的、有紀律的軍隊，而尤其要有覺悟的、有組織的民衆。

遠一些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，民衆力量的偉大也是每一個身經戰役的人都能感覺到的。國民革命軍所以能用低劣的武器戰勝武力強大數倍的北洋軍閥，誰也不能否認是民衆的力量。其實，在近代的戰爭中，那一個國家不想動員全國民衆的力量去作戰呢？看一看我們的敵人——日本帝國主義吧！牠正在用盡武斷宣傳的手段，以騙取民衆的同情；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黨徒，甚至要用強逼的手段，製造出來「民衆的擁護」，以愚騙遠征的將士！

這是毫無疑義的，如果前線的戰士明白自己是爲着千千萬萬的民衆而戰，明白千千萬萬的民衆正在熱望着他們凱旋，戰爭的時候便可以勇氣百倍。如果

他們經過的地方，民衆都能給他們以英雄的尊敬，待他們以兄弟的熱情，他們的勇氣便可以久而彌堅，百折不撓。這種民衆所給予他們的鼓勵、慰藉和榮譽，要比任何的長官、領袖所給予他們的還要偉大千百倍。也正是爲此，所以甚至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軍心的鼓勵，也已經不能依賴所謂「天皇的神威」而不得不借重於製造的民衆。

特別的，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當中，因爲戰場就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面，所以民衆對於軍隊的合作，決不限於情緒的鼓勵和後方的供應。比方，東北的民衆武力——東北義勇軍（現改組爲東北抗日聯軍）——假如能有正式軍隊的力量和他們配合起來，就決不止於消極的可以圖存，而必然可以積極的把敵人驅逐出境。這種游擊戰爭的運用，在國境以內的抗戰上，力量是很偉大的。在上次的綏遠戰爭中，民團的力量，也已經同樣的表現出來了。此外，因爲我國國土的遼闊和交

通的不便，嚮導、諜報、運輸等工作，也十分需要當地民衆的合作。

上面的說明，足以證明民衆力量的重要，然而也許還不足以證明民衆是抗日的基本力量。民衆基本論是在和軍事投機論對照之下，才會特別的顯現得出來牠的優點的。

我在抗日必勝論裏已經指出：中國決不會滅亡，而不會滅亡的基本條件，就靠着全國民衆不做亡國奴的決心。現在我們再要指出：我們抗敵勝利的把握，就應該很穩定、很可靠的建築在這種決不會滅亡的基礎上面。那就是說：我們先要在消極方面可以決定不至於滅亡，然後才能再進一步可以在積極方面取得勝利的把握。反過來說：倘使我們不能喚起民衆的反抗情緒，鞏固民衆不做亡國奴的決心，而單只想憑武力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，那就變成一個單純的軍事投機！我們自己的武力既然明知比不過敵人，那末，除了民衆的力量可以給我們一個

不敗的基礎——決不滅亡的基礎以外，我們還能靠什麼呢？靠友邦嗎？靠少數人腦子裏的「深謀遠慮」嗎？靠幾位軍事天才者的「戰略」嗎？是的，這種種的力量，我們都是需要的，都是不能加以漠視的；然而決計不能當作抗敵必勝的基本條件。如果我們把這種種的力量當做基本條件，那末，假如友邦的援助緩不濟急，或者「深謀遠慮」稍有失算，或者「戰略」稍有差池，我們的抗戰便要一敗而不可收拾！這種假定，也決不是過慮；事實上，我們在過去五年間，就已經屢次吃過這種虧！

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，是必須有勝利的把握的。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決鬥，絕對不容許我們投機，尤其不容許我們兒戲。恐日派的理論家常常提出「以國家民族為兒戲」、「以國家命脈作孤注之一擲」……一套話來恫嚇大眾。這種話，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動聽的。但是，我們必須告訴他：這只足以批評主張軍事投

機的英雄主義者，對於我們是不適用的。就在這種關係上，我們可以見到軍事投機者和恐日派官僚，正是一鼻孔出氣的，而像「唯武器論」、「三日亡國論」……一類的恐日理論，都是在軍事投機論的前提之下發揮出來的。從民衆基本論發展出來，當然是抗日必勝論。

有些人因爲我們認定民衆是基本力量，就很機械、很武斷的說我們漠視軍隊的力量。這種人如果不是有意的曲解，那末，他們的錯誤，就是把民衆和軍隊對立起來。其實呢，廣義的說，軍隊本來是民衆的一部分；狹義的說，軍隊也原是由民衆裏出來的。假如軍隊不把自己當做民衆的武力，牠就可能變成軍閥的武力；假如軍隊漠視民衆的力量，牠就可能變成壓迫民衆的武力；假如軍隊嫉視民衆的力量，牠就要變成超出於民衆的一個特殊階級。我想，進步的軍人，是決不肯把自己擺在民衆的外面的；他會覺到民衆力量的偉大，就是他自己的光榮；他決不會

嫉視或者否定民衆力量的偉大，而只會把他自己的力量供獻給民衆。

倘使在相反的方面真有人漠視軍隊的力量，那末，他也同樣的是一個機械論者，同樣的把民衆和軍隊對立起來。民衆基本論一面指出民衆在抗戰中的基本地位，然而一面是要把民衆和軍隊打成一片看的。簡單的說：我們認定民衆是國民總動員的基本力量，然而同時認定軍隊是武裝總動員的基本力量；但是，武裝總動員却只是國民總動員的一個部門——一個主要的部門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很堅決的下這樣的一個結論：要發動一個抗日戰爭，要這個抗日戰爭能有必勝的把握，我們必須喚起全國的民衆；我們要在羣衆的怒吼當中，爭取民族的解放。

第二章 覺悟的民衆

我們都知道：一盤散沙的民衆，是沒有力量的；民衆是要結成了羣衆之後，才能發揮出來力量的。我們也知道：民衆並不一定都能夠有意識的結合起來，成爲一個羣衆，而怒吼起來的。倘使那樣，歷史上就不會有亡國的慘痛紀載，而目下也不會再有未解放的弱小民族了。民衆怎樣可以結成羣衆而怒吼呢？他們必須先覺悟。

我在抗日必勝論裏曾經說過，過去二十六年間許多次的革命鬥爭，已經喚醒了千千萬萬的民衆，但是，這還是不夠的。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一個生死的決鬥；在這個決鬥當中，我們必須動員一切的主觀力量，才能有必勝的把握，才可以縮短鬥爭的時間。因此，我們的基本工作，便在喚起更廣大的民衆，造成更多數的覺悟民衆。

自從「九一八」事變以後，事實的教訓，已經使許多混混噩噩的人們自動

的覺悟起來；瀰漫全國的救亡運動，的確也已經喚醒了不少醉生夢死的人們。但是，這也是無可諱言的：不論從數量或者從質量去看，覺悟的成分都還萬萬不夠。我們到荒僻的農村裏去看看，有些人簡直不明白國家是什麼東西。就在都市裏，許多人雖然知道國家，知道國難，然而並不知道怎樣可以救國。

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，那中間除了老病和幼孩以外，可以參加救亡工作的，總不下三萬萬人。這是一個怎樣鉅大的數字呀！我們的任務又是怎樣的艱鉅呀！這在機械論者，也許要說：「不忙，事實的教訓自然會使他們一個個都覺悟起來。」是的，到了敵人的槍口對準每一個人的胸口的時候，他們是都會覺悟的。然而，那就太晚了！我們不能那樣萬萬不能那樣，我們要運用我們的全力，很迅速的喚醒他們，共同把我們的民族從滅亡的路上救回來。

在這裏，我們還得明白，要使民衆了解亡國的痛苦，下不願做亡國奴的決心，

並不是很難的事。民族意識比較上還是本能的，並不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教育，才能啓發的。就是窮鄉僻壤裏頂閉塞的農民，他們沒有民族意識，然而已經有很濃厚的氏族意識：他們不願受外族的欺凌，不願做異族的奴隸，尤其不肯容忍異族的好淫擄掠。我們只須設法把他們這種氏族意識擴大起來，便可成爲不願做亡國奴的民族意識。所以，我們一面自然要認定教育是救亡的重要工具，然而同時也不能因爲教育不普及，就認爲喚起民衆的工作沒有法子做。在這生死存亡，不容髮的時期當中，教育的意義是不能拘泥着機械的解釋的。國難時期的教育目的在使大家都下決心不做亡國奴，和使大家都知道怎樣可以不做亡國奴。這一點民族意識的喚起，是不一定要從讀國語、練數學……一套的基本教育做起的。

所以，我們關於喚醒民衆問題的正確認識是：因爲我們的最高標準是動員

三萬萬的同胞，我們應該認定這個任務是怎樣的艱鉅；但是同時我們對於完成這艱鉅的任務，應該有堅強的自信，因為民族意識的喚起，比較上還是簡單的。我們就應該抱着這樣的自信，很勇敢、很努力的，不肯空費一分一秒的時間，去完成我們這個艱鉅的任務。

第三章 有意識有組織的羣衆

只要中國有廣大的覺悟的民衆，那末，在敵人向我們進行侵略的時候，他們就會有意識的自動的結合起來，成爲一個羣衆，向敵人反抗。這種反抗，是可以使敵人發抖的。

比方，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駐屯軍，在「一二·九」運動未爆發之前，是怎樣的驕橫跋扈？他們敢於以非人的舉動，侮辱有武裝的河北省政府衛隊。他們織

了衛隊的槍械，剝去服裝，掌頰唾面，甚至在他的身上便溺，而不許他表示一些怒容！此外，學生和一般民衆，被綁架，以至被殺害的，更是層見迭出！結果，這擁有三萬大軍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將軍，竟被趕走了。等到「二一、九」運動爆發以後，那局勢才完全改變過來。天津六千名的學生和民衆，游行示威，要衝進日本租界裏去。日本駐屯軍司令只好下令緊閉交界處的鐵門，同時禁止他的軍士向羣衆開槍。他還告訴他的軍士：「假如我們有一顆子彈碰着一個中國學生的身體，我們就要激憤起來十萬的中國民衆，那是很危險的！」

爲甚麼三萬有武裝的軍隊要受敵人的侮辱，而六千徒手的青年和民衆，反能使敵軍膽寒呢？這就是羣衆怒吼的力量呀。

自然，單只是「一鼓作氣」的羣衆的怒吼，那是依然不夠的。「一鼓作氣」而怒吼起來的「烏合之衆」，往往是一經壓迫，就可能「一聞而散」。如果敵人

知道我們可能一經壓迫就「一閃而散」他是依然要壓迫的。

因此，我們不但需要有意識的羣衆，而且需要有組織的羣衆。

羣衆的怒吼，在空間上必須能夠擴大到許多地點，要由一個都市傳播到鄰近的都市，再普及於全國，甚至遠達於國外，在時間上一定要能支持一月、數月，以至一年、數年，一直到民族解放為止。自然，在那中間，我們還得使這個怒潮由都市以及於農村，由一個社會階層以及於全社會的各階層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中華民族的抗日運動，不但要有全國規模的行動，而且還要配合全世界僑胞和全世界愛好和平大衆的力量；同時，這個運動，是要經過長時期的艱苦鬥爭的，而決不是一爆發、一閃、一鬧就能成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們在鬥爭的過程中，還得再接再厲，受一次壓迫加強一次的力量，才能使敵人喪膽。

然而，這種空間上和時間上的條件，是只有組織的力量，才能把捉得住的。